



作證

淳子

——讀《伊敏河畔的悲歌》

站在《伊敏河畔的悲歌》新書發佈現場，我首先想到的不是“新書”，而是“作證”。

有一類作家，他們寫作不是為了趕赴一個時代，而是為了返回一個時代。

別人把歷史濃縮成一個年代、一個運動、幾個數字，他們卻固執地要從數字裡面，把一個一個具體的人重新找回來。

趙旭先生便是如此。

八十年代起，他從夾邊溝開始，尋找、記錄、追問，把個人經歷、證言、歷史調查與道德思考組織起來，使那些遭受囚禁、剝奪、毀滅和遺忘的人，重新進入公共記憶，讓讀者看見苦難背後的機制。

於是便有了《夾邊溝慘案訪談錄》，有了《風雪夾邊溝》。

現在又有了《伊敏河畔的悲歌》。

這一次，趙旭把筆從甘肅戈壁移到了內蒙古草原。

通過知青與牧民的共同生活，呈現政治制度怎樣進入草原日常。

他們本來只是年輕。

但是歷史來了。

上山下鄉。

青春突然被另外一種力量接管。

制度製造的苦難，由此落實為具體的人生損失——青春的消磨、尊嚴的受辱、愛情與理想的破碎。

趙旭的作品，真正關心的，是大歷史落到一個普通人身上的時候，究竟有多重。

一場運動寫進歷史書，也許只有幾行；落在一個人的生命裡，卻可能是一生。

《伊敏河畔的悲歌》，意味深長。

如同索爾仁尼琴《古拉格群島：1918-1956——文學調查初探》、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格醫生》、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這些作品堅持了藝術力量與正直精神，承擔了倫理拷問，他們讓革命中的失敗者、猶豫者與受難者，超出了單一政治的解釋，獲得了充分而複雜的文學生命。

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趙旭等作家，為什麼反復回到那些被歷史推搡、被制度改變命運的普通人身邊？

德國哲學家阿多諾做了回答。

他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

這句話後來被簡化成“奧斯維辛之後沒有詩”。

阿多諾真正追問的，並不是詩可不可以繼續寫。

他問的是：

經歷過這樣的災難之後，文學還有沒有資格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繼續書寫？一個詩人、一個作家，還能不能假裝那些死者從未存在過？

所以，奧斯維辛之後，並不是沒有詩。而是文明既然沒能阻止野蠻，美不再無辜，藝術怎麼還能照常吟詠美好？

它必須知道發生過什麼。必須記得那些被戰

爭、被政治事件遮蓋或者消滅了的名字。必須悲憫那些來不及完成自己命運的人類。

筆者在此用了“人類”。因為他們不是個別，是一個龐大群體。二戰中被消滅的猶太人6百萬，占歐洲猶太人2/3；前蘇聯僅1937-1938，150萬人被捕；1千5百名作家在勞改中死亡；中國上山下鄉運動中，1千8百萬城鎮知識青年捲入，占澳大利亞人口的2/3。

《古拉格群島》如此重要，並不只是因為它記錄了一套制度，並不僅僅是他對俄羅斯文學的繼承，更因為索爾仁尼琴不願讓千萬人的生命最後只剩下“千萬”這個數字。瑞典學院評價為“道德力量”。

數字沒有面孔。

文學有。

數字不會哭。

人類會。

一個作家的作品，有時竟然如此樸素：

讓數字重新長出面孔。

用文字為青春作證。

趙旭先生這些年的寫作，亦如斯。從夾邊溝，到伊敏河；

從戈壁，到草原；

從那些沒有回來的右派，到那一代被時代洪流卷走的年輕人——

趙旭始終追問著同一個問題：

那些曾經真實生活過的人，我們今天還記得他們嗎？

時間可以治癒一切。可以嗎？

不。

時間也會掩埋一切。

文學恰恰是阻止我們遺忘。

今天，我們在悉尼談伊敏河。

這裡距離那片草原萬里之遙。

但一本書挽住了時間。伊敏河流到了我們面前。

它不能改變已經發生的事情。

它不能讓死者歸來。

甚至不能替任何人重新安排一次命運。

但是可以讓我們感受到道德、正義的力量，悲憫的力量。

所以，

今天，

如果祝賀和致敬不同並列，我選擇致敬。

致敬作家趙旭先生。

致敬新書《伊敏河畔的悲歌》的發佈。



淳子女士近照



分享會後，淳子（右二）與趙旭夫婦（左二、三）及文友合照。



10月16日上午，作家趙旭新書《伊敏河畔的悲歌》分享會在悉尼金匙（Campsie）圖書館舉行，來自悉尼華文文學界文化界眾多人士齊聚一堂，圍繞作品的創作背景、歷史內涵與文學價值展開交流。會後與會者合照（David Zhang攝影）。

黃土祭五章

序言

蓋聞大河湯湯，奔流乎千溝萬壑之間；厚土茫茫，沉埋乎千古興亡之跡。陝北高原，地道險巖，風沙蔽日。昔者歲在動亂，狂飆突起於九圍，盲流激蕩乎宇內。中原赤子，數百萬之眾，負笈離鄉，委身於破窯荒嶺之間，美其名曰“上山下鄉”。

觀夫涼爽河畔，亂山橫斷，殘照如血。當年少俊，始以狂熱為信仰，繼以血肉抗天災。挑重擔於高坡，灑汗淚於荒窪。口號震天，未換得倉廩之實；紅旗蔽野，反陷乎衣食之艱。十載青春，等閒

付與犁鋤；半生歲月，消磨盡於牛圈。夫以一人之身，裹挾於時代之巨輪；以一代之秀，祭獻於激進之神壇。肉體之摧折固可哀，而精神之禁錮、文明之倒退，尤可悲也！

及夫狂瀾既倒，遺夢方覺。回首向來，唯見斜陽古道，唯聽西風抽泣。此非一人一家之私慟，乃國家民族、歷史文明之大悲歌也。

余撫今追昔，感念蒼生之多艱，驚心於前車之覆轍。遂依譜填詞，得五闕。非為無病呻吟，亦非徒作傷感。實欲於苦難中尋清覺，於廢墟中喚理性。願後之覽者，莫忘前塵，鑒往知來，庶幾悲劇不再重演，而文明之火得以延綿不絕云爾。

一、浪淘沙令·祭壇審視

波滾滾狂沙，歲月無涯。
千溝萬壑鎖韶華。
百萬神州青年血，灑向荒窪。

遙想劫波當年，風雲驟變，卷萬千塵跡。
口號沖天猶在耳，換得幾回斑白？
巨輪碾過，殘軀留此，掩却英雄骨。
長河無語，唯留西風抽泣。

千年黃土地，一卷歷史愁。

時代狂瀾平地起，裹挾多少春秋。
狂言萬壽復何求？
斜陽殘照裡，唯見水悠悠。

三、破陣子·狂飆曲

十載狂飆突起，九州熱血空流。
社隊高揚階級旗，口號聲中歲月偷。
長溝血淚稠。

五、滿江紅·沉思錄

落日長煙，極目處、千山萬骨。
聽不盡、當年舊曲，滿腔熱血。
口號喧天遮雙眼，真理沉埋陷泥淖。
問神州、這浩劫茫茫，誰之過？

二、念奴嬌·黃土祭

憑高遠眺，看層巒疊嶂，盡歸荒寂。
滾滾黃沙天際湧，流走幾多豪傑？
大隧沼生，高坡擔重，終是供人刻。
蒼生何苦，百年興替如織。

汗灑荒坡換米，煙迷冷灶分牛。
誰信神州騰飛夢，困在深窯不自由。
史書何處留？

四、臨江仙·歷史側影

滾滾大河東逝水，幾人留跡荒丘？
涼爽河畔看沉浮。

耕不盡，荒涼土；洗不掉，興亡血。
看殘陽如洗，古今清濁。
莫把狂熱當信仰，須從苦難尋清覺。
願明朝、不再有悲歌，文明續。

史志

榮枯的鄉戀（外三首）

映霞

我有無數次的悲哀
也有無數次的幸福
每當憂鬱的薄霧降臨
我就打開自然新生的光亮——
森林中有一股叮咚的清泉
鳥兒在水邊歌著飛翔的翅膀
也許這裡還是冬天
但我的影子
已不接受寒夜遺留的幽冥——
世界啊
它仍為我如此粲然一笑
如三月初春含苞綻放的早櫻
泉水應該知道——
最終我將漂向何方
我的靈魂——
是朝向所有榮枯的鄉戀

在人間，在這麼好的人間

在人間，在這麼好的人間
我要去養一匹馬，或以夢為馬
只是賓士向前

踏過清秋，在雲山墨戲
忘記疼痛，忘記辛酸，忘記失去
把餘生分給道路，分給山川，分給湖泊

穿越荒原，越過雪山
去見想見的人，去做想做的事
然後敞開心扉，對所愛之人表達此生的眷念

或者，我會看見逝去的父親
在喃喃低語，他的眼神像一潭深泉。
深泉深不見底，但又見清澈，又見慈悲

以夢為馬，看見自己淚流滿面
看見一天又一天的饋贈，
看見星辰、大海和一朵花的盛開
看見自己就是一個五彩的國度

在人間，在這麼好的人間
我要去養一匹馬，或以夢為馬
但此刻黎明正在醒來，並且我也愛它

我用盡死亡的力量

因為做著
前世的塵夢
你把一束
金黃的格桑花獻给了我
因為做著
今世的凡人
我愛上了你
赤裸激蕩的靈魂

黑夜寂靜的草原之上
眷戀著 飛翔著
我用盡死亡的力量
償還對生命浩瀚的辜負

勘破三春的知更鳥
自由歸你 流浪歸你
你是我幻想天堂中
豪情放歌的牧羊人

也不會
被與生俱來的孤獨偷走
最後的愛情
即使常常徘徊著分離
也不會
被無聲道別的時間偷走

因為做著夢……
因為做著夢……
我用盡死亡的力量
最後愛你

渴望著 燃燒著
你顫動在

白雲歸我 雪山歸我
我不是一隻

一棵野草
即使最終腐爛

我只想透過你的愛來看世界

我只想透過你的愛來看世界。
或許我迷落的眼睛裡只有你
——唱著雪山陽光千絲的溫柔。
——唱著草原狼群奔騰的蒼茫。

你的愛是原始的擁抱，是突然盤旋在我黑暗天空上的雄鷹。
你的愛是簡單的微笑，是讓我乾枯的身軀，慢慢在春水裡融化。

你的愛一邊是青春，一邊是我哭泣的歲月。
然後，是一個比濁世更潔淨的夢幻。
高原的風吹來，滑落了一滴淚珠……
與風無關……與風無關……

我只想在你的愛裡，停下腳步——
像瞬間的花瓣持續在泥土。
我只想在你的愛裡，宛似我十八歲的模樣——
無論是想像，還是欲望的燃燒。

我只想透過你的愛來看世界……